

朱襄陽志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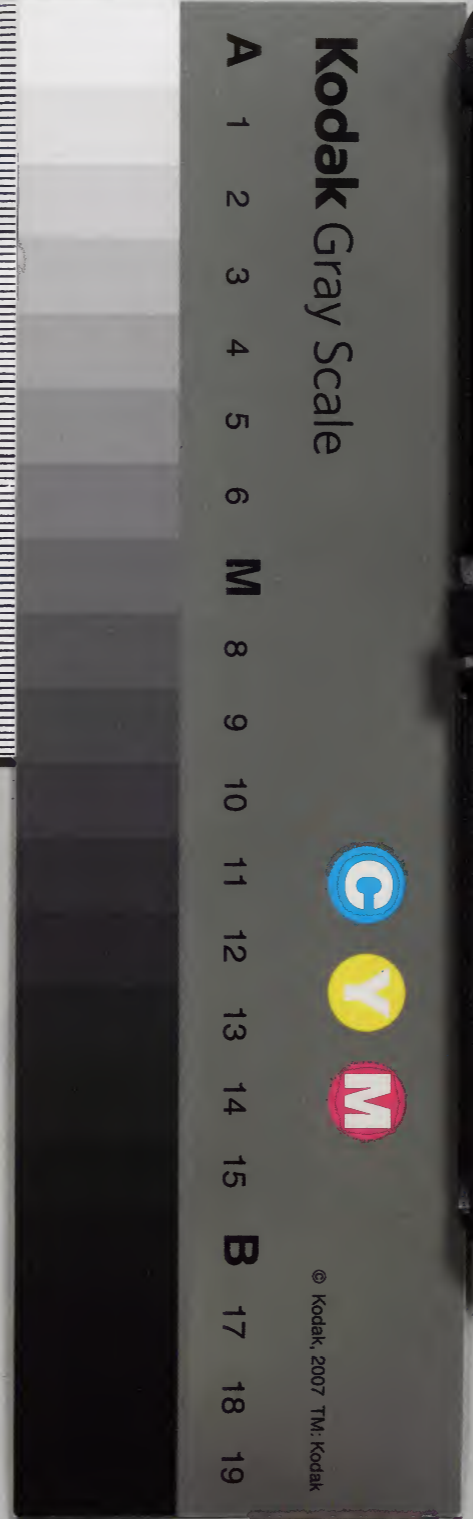
一之五

漢書門			
八	九	四	八
一	六	八	〇
四	二	八	〇
册	架	函	號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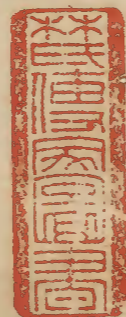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二	六	八	〇
函	一	六	〇
架	册	號	類
漢		書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943
冊數	4 ( 2 )
函號	287 105

傳記 二ノ二



米襄陽志林敘文庫



自江左風流縕宗後七百餘年瀛  
洛數公逸起拒文並莊治理學一  
時臚傳以為非是不侔大儒獨米  
襄陽出入世法以顛自髡同盟蘇肩  
山最擅人倫鑒乃玉推重襄陽不  
去只道江左未絕了綫耶若襄陽

生平結撰馬貴與所述寶晉集十  
四馬張伯雨所述天說潮說寶晉齋  
拾遺若干馬蔡天啓所述山林集  
百馬宣巳子聖度錄正韻雜說數  
十馬則其文采表豎之不後眉山  
至於近世林徒烟客代樹堂蘓有  
如書為史海岳名言寶章待坊研

史諸作是又眉山未及會心者代  
侑蘓未將無同歟策眉山喜見才  
故極其才之致一再落職而百日  
就獄襄陽含才盡以其牢騷之氣  
寄之顛甘自標置目三公巨蕭抗  
不灑挫於蔡持正黃度基諸輩卒  
優游脉望從金題玉璫間以老妪

得長算居多予故叙列其行事  
襄陽志林且語友人趙孟清曰晉  
室不造議者微慨於風流之過善  
夫周僕射言之万里長江不能不  
千里一曲昂其過要非才士不解  
辨浸假而盡欲與兩廡賢行專席  
分坐寃令璪督得入竄懷拙無當

已獨恨予之鄴架万籤又恨世無  
春明門宅子儼居間從親故蓄書  
數討散軼雖不恠以閔挾借示亦  
終困絀漏不能掇其半標萬分一  
媿為米氏功臣云  
甲辰維夏佛節范明泰造并書

歲己亥揚翰甫示予元陸友及仁編南宮遺事

帙始得什一後黃履常郵寄包彥平雜事世則得什三  
予乃蒐積未有合事八百餘層見無倫遂汰其複者詮  
次為十三目揭其中名言待訪硯史詩文雜譔各成表  
予矧氏君和復為釐勘再三比陳仲醇以序來又出所蓄  
補未備若干則迺竣勒行且巨黃豫章志林副之為兩家  
懺俞是月下浣高平明泰識

朱襄陽志林目錄題辭

世系	恩遇	顛絕	潔癖
嗜好	書學	畫學	塵談
譽羨	書評	畫評	雜紀
攷據			

襄陽遺集 海嶽名言

寶章待訪錄 研史

吳少君嘗誥余曰我於中人獨愛朱南宮為人  
如雲物滿前宵雪獨映書法如英卉紛敷恠

自挺畫品如大千世界別有天地。余第舍之表能深會。比見天馬賦、海嶽庵真蹟及范長康所編志林，乃知少君畫出老米，然書畫橐秘，人多見，豈若茲編使人人畢見南宮之為快乎。長康其真能畫南宮於千載者也。長康好讀異書，而書能亂米，嘗愛舞蛟一片石，至倒橐買居，日對嘯詠，殆亦南宮流亞也。輒附數語，以俟後之畫長康者。鹽官姚士舜叔祥題。

弇州先生作蘇長公外紀，人謂其風流文采，千

載符合。當是長公後身。長康有奇癖，絕同海嶽嗜好。今觀是編，米老四十年佳譚勝事，歷歷可睹，非其精神嘿券，何以至此。長康三豎海嶽之後身耶。暇日舉此言，質其叔氏君和、君和領之曰：子言別具一理。長洲戚伯堅。

米老事不多經見，往黃履常參政濟上時，錄寄南宮遺事，為元陸友所輯，計楮僅十有八，遂為信宿之賞。今得子解子，搜數富有蔚焉大觀，洵奇哉。未有之績，憾不起元章設長案洗手展玩。

一過上黨包衡

士有不經世故直從所好者上古洗耳投淵之徒皆是也省其意更無他奇第不肯以所好易所不好耳近世有之硬謂之僻甚而謂之顛可知率真者寡矣讀書好古如元章而子瞻尚有從衆之謔可歎哉及得寶月觀賦因書曰恨相從二十年知元章不盡此正論也今元章已證僊品其不可磨滅者籍、聞、至吾友長康始哀理成表長康尚友千古而所造已足不朽

何有襄陽恠其胸中多著雲山奇石而慕世情又嗜元章書豈與我家同癖耶京兆米雲卿題於清宛堂

余嘗謂蘇米二公俱俊儻不羈人也然子瞻嘗云余與米公相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今數百年來有長康氏深知為好事者祝肖竒堪入室通市宅得怪石於齋前日夜欣賞拜舞其下復抽其所讀書于元章者句櫛字比以次泐之余既卒讀因悉公為人清遠絕俗寵遇不以取嫌

才高不以賈忘法書名甚傳褚登善董璠苑之神而潔白癖顛曰絕其遊戲以是其得力亦以是長康親見公于赫蹏間故臭味畧相當則是役也庶幾藉手於元章矣秀州張昞予往來醉李交包孝平范長康各負其奇而長康之奇超俗絕倫雅興米顛同癖今所居庭下有石舞蛟屹立古藤絡之時多雲氣寔希古竊怪之物長康至倩孫謙陽寫圖邀海內名流詩歌讚歎以多癖其事非與米顛同奇癖耶于是

窮按米老之奇若南宮遺事書畫史寶章待訪錄等分疏而藏之石室命曰志林使世人慕米顛之奇事而未得者緣長康氏之奇而并著焉東海漫士璩之璞題

長康酷有寶晉之嗜故作志林歷年所而成使米氏神情氣韻千百年後一披展間如再起其人而昕睇夕聆之此無論傳記有所難備即年譜日錄亦遜遐稽非湛酣是道者誰能博雅若是蓋不但為米氏策勛而滿說一切俗謾其惠



遠矣讀此書者當如月光童子作水觀際却尾  
礫得水性流通而後能會米氏之天真不昧長  
康之結想也陸鳴和書

余讀書常蘿深邨去長康墨兵齋咫尺耳柳稍  
兼莢中烟霞映帶呼吸倡酬正是平分風月也  
長康以奇癖夢想襄陽余幸得因長康之癖得  
讀襄陽志林則長康其詢能先余著鞭者也中  
洲道人費慧題

蘇米二老今古同譽然披老昔有志林遞

今元義氏外紀出而行事大備獨交臂失  
一襄陽真缺陷事余侄長康性孤癖不善  
依投世俗好顧於圖史經籍亦不落之積  
歲時微討米氏故實署曰志林者意以管  
中之闕不能搜訪秘笈偏領名山藏第亦  
儲蓄環屏聊寄一斑儻為他日采米乘者  
先驅云爾

范應宮君和氏識

朱襄陽志林卷第一

明 禾 麗 范明泰 長康編

世系

宋史朱芾傳曰芾字元章吳人以母侍宣仁  
后藩邸舊恩補臨光尉歷知雍丘縣漣水軍使  
太常博士知無為軍名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  
殿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擢禮部員外  
郎出知淮陽軍卒年五十七芾為文奇險不屑  
剽襲前人語特妙於翰墨沉着飛翥得三獻之

用筆意畫山水人物自各一家尤工臨移至亂  
真不可辨遇古器物書畫則極力求取必得乃  
已立寶晉齋貯之坐起翫拊精於鑒裁一經題  
呂價增數倍所與游皆名士王安石摘其詩句  
書扇上蘇軾亦喜稱譽之冠服效唐人半神蕭  
散音吐清暢所至人聚觀之而好潔成癖至不  
與人同巾器時有可傳笑者又舉止頡頏不能  
與世俯仰故從仕數困嘗奉詔做黃庭小楷作  
周興嗣千字韻語又入宣和殿觀禁內所藏人

以為寵子友仁仕至兵部侍郎

名畫記曰宋米芾元豐中人官太常博士出守  
無為軍建寶晉齋鑿墨池仰高堂明遠樓刻寶  
晉法帖書法入神愛潤州京口溪山之勝遂定  
居焉作海嶽菴山水學董源天真發露恠奇  
奇枯木松石自有奇思

張雨作中嶽外史小傳曰米芾字元章襄陽人  
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論議斷以己意其  
辭發揚踔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崖絕魁壘

要必已出為工。惜竹簡以竹聿行漆。故篆籀法  
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廿本。甘露降其上。蓋  
王謝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  
山水。幅長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  
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米芾印。米芾氏印。米  
芾元章印。性至潔。置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  
與人同服器。客請閱法書。對設兩案。手為舒卷。  
懼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嘗願死作蠹書。

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律。作五音  
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然之  
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  
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  
欺學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  
立五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  
土。五音皆具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  
姦鬼秘。無所逃形。云。又著天說。備究天地日月  
旁側盈虛之形。撰書夜六十圖。與潮說大小准。

援據六經盡點古今百家之妄其書藏之名山  
平生與游率天下士蜀郡劉涇長安薛紹彭好  
奇尚古是其一流人也風神散朗服唐人冠衣  
眉宇軒然進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  
為元章也晚為臨川平公眉山蘇公所深知臨  
川絕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  
逸絕塵之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  
知二十年恨知公不盡今日更有知不盡處修  
楊許之業為帝宸碧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

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母丹陽君有舊元章長  
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合光尉七遷入淮南  
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目號中岳  
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為博士因  
進上所藏書若畫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  
宮就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解有奇  
石元章驚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  
幾召為書畫學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

羅知淮陽軍。彌年瘍生於首，卽上書謝事，不允。  
卒於郡齋，年五十有七。大觀三年，葬於丹陽長  
山下，有自寫海嶽庵淨名齋圖著山林集十卷，  
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予恆其叙事，多  
脫落，故為搜剔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首賀  
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予用晉米元  
章傳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蔡肇撰誌曰：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

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舉舉增光，純志曠古，  
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  
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律令，建官  
養徒，庶幾異時彬彬者有紀焉。於是六藝之學，  
以次闡設矣。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一旦  
奉詔以黃庭小楷作千文以獻，繼進所藏法書  
名畫，賜白金緡錢甚腆。方民間競以前代筆蹟  
未上萃於秘府，號宣和御覽，幾百帙，特詔丞相  
太師楚國公跋尾，公亦被旨預觀，縉紳以為榮。

遇已而出知常州。不遠改勾管洞霄宮。未幾就  
除知無為軍。踰年復召為書畫學博士。便殿賜  
對。詢落逮。因上其子友仁所作楚江清曉圖。既  
退。賜御書畫扇各二。遂擢為禮部員外郎。復以  
言者罷。知淮陽軍。滿年。瘍生其首。上書謝事。不  
許。以某年月日卒於郡。解享年五十有七。遺令  
送終。皆有治命。賻其家以百緡。不以受官。其子  
皆特恩也。公諱芾。字元章。世居太原。後徙襄陽。  
自其高曾以上。多以武幹官顯。父光輔。始親儒

嗜學。公生秀穎。六歲日讀律詩百首。一再過目。  
輒背誦。稍長。博記洽聞。於書務通大略。不喜從  
科舉學。議論漸以己意。其說踔厲。世儒不能屈  
也。刻意文詞。不剽襲前人。詔經奇蹟險要。必已  
出。以崖絕魁壘為工作。字適勁。勇沈着。雅有晉  
唐風流。尤善臨摹。至能亂真。其畫山水人物。自  
成一家。尺縑寸楮。人以為翫。四方碑榜。咨請踵  
至。所著詩文。凡百卷。號山林集。宣已子聖度錄  
正韻雜說。又數十卷。平居退然。若不能事事。至

官下則率職不苟喜爲教戒吏民初爲煩已而  
安之時亦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家故饒財既仕  
悉以分族人後負不以為悔遇古書名畫必極  
力購取得之乃已余昔相遇於都城敗屋僦居  
客至烹飲出諸奇相與把玩嘯詠終日所至喜  
覽山川擇其勝處立字製名後來莫之瘞也過  
潤愛其江山遂定居焉作菴城東號海嶽日咏  
哦其間爲吾州佳絕之觀平生與游多天下士  
蜀劉誼長安薛紹彭好奇尚古相與爲忘形交

風神蕭散是其一派人也舉止頡頑不能與世  
俯仰故仕數困躓冠服用唐人規制所至人聚  
觀之性好潔置水其傍數瓶而不悅未嘗與人  
同器服視眉宇軒然進趨檐如音吐鴻暢雖不  
識者亦知爲米元章也少與禪人摩詰游詰以  
爲得法其逝不怛作偈語有倫父佐左武將軍  
贈中散大夫母閻氏贈丹陽縣太君既卒始葬  
潤州黃鶴山以中散柎初宣仁聖烈皇后在藩  
與丹陽君有舊故公少長郎中以后恩入仕初



補秘書省校書郎授會光尉七遷入淮南幕改  
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嶽廟授漣水軍使除  
發運司勾當公事蔡河揆發入奉常為博士三  
加勳服五品娶許氏封寧公縣君有賢行五男  
長則友仁也補將仕郎辭藝能世其家餘早卒  
八女子適進士喬袤文僖老南康軍教授段拂  
承奉郎吳激餘未嫁孫男女各一人以大觀三  
年六月某日葬丹徒長山下余元豐初謁荆國  
王文公於金陵公以詩文贄見文公於人材少

所許可摘取佳句書之便面余由是始識公故  
為之銘曰米胄楚出自鬻介仍世男爵史載芬  
既極而遷稟不羣生憐野鴉憎家鷗掉棄鞬決  
習典墳君纓弱冠執且文豪氣激越蕩乾坤劇  
談四座寂不喧冠胄說製傍朝掀浣衣濯帶肌  
廖鞞手扳拉頰送飛雲邈晉千載風流存鐘圭  
已往楷法紛後生不復窺完渾臨池幾年墨竦  
裙句法甫白相弟昆造雄設險驚利昏文成揮  
掃千兇髡蛟蚓着紙尾角審尺牘藏去珍瑤琨

一官翫麟諸侯門。孰視試一引手援。南宮坐曹  
席未溫。世間巧詔空織文。瀕淮出守朱兩轡。三  
仕三已無戚欣。視身蚊蚋思坐海。 嶽窮  
朝暄暮年消。中病文園踰月止。酒不如葷。却乘  
冷風反衆董。西山嶒嶸星可捫。其陰大江鬱東  
奔。噴沙發石漂無垠。氣象歷落宜置君。欲酌中  
澶採芳蓀。生芻舍奠宿草根。尚書局促駒伏轅。  
追摘往實詔九原。昔文坐荒失鋤芸。為歌銘詩  
下招魂。平咸上天誰復聞。薄暮雷電歸。叫閭駛

雨忽作九河翻

襄陽志曰。襄陽漫士米黻字元章。嘗自述云。黻  
即芾也。世居太原。後徙於吳。宣仁聖烈皇后在  
藩。其母出入后邸。以舊恩。遂補校書郎。自蔡河  
揆為大常博士。出知常州。復入為書畫學博士。  
賜對便殿。擢禮部員外郎。以言罷。知淮陽軍。芾  
人物蕭散。被服效唐人。所與游皆名士。  
宣和文臣傳曰。文臣米芾字元章。初居大原。後  
為襄陽人。官至禮部員外郎。博通尚古。不喜科

舉學惟好潔。世號水滄。違世異俗。每與物迕。人稱之。未癩云。善屬文。作韻語。不蹈襲一字。崇寧間。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典章禮樂。燦然一新。獨有書畫。未有傑然。超出前古者。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頗厭士論。亦欣然就職。自以爲已任。又詔作黃庭小楷千字。以進。旋加褒美。大抵書效羲之。詩追李白。篆宗史籀。隸法師宣。官晚年出入規矩。深意外之旨。自謂善書者。只得一筆。我獨有四面。識者然之。方希書時。其寸

紙數字。人爭售之。以爲珍玩。至於請求。碑榜而門外之屨常滿。家藏古帖。由晉以來者甚富。乃名其所藏。爲寶晉齋。好士簪纓之流。出其所有。竒字。以求跋語。增重其書。而希或喜之。卽爲作古紙臨倣。使與真者無辨。善作畫。嘗爲楚山清曉圖。曾非俗師所能到也。當時名世之流。評其人物。以爲文則清雄絕俗。氣則邁往凌雲。字則超妙入神。人以為知言。仍偉岸不羈。口無俗語。頎然束帶。一古君子。故贈其詩者。有衣冠唐

制度人物晉風流也。然異議謂其字神鋒太峻，有如強弩射三十里。又如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其為論或如此。且類多行書，世亦罕及。有山林集一百卷，藏於家。

別傳曰：米芾无章，或云其母本產娼，出入禁中，以勞補蔭，子為殿直，後登進士，善書，尤工臨摹。人有古帖，假去率多為其摹，芾真本，至於紙素破，故皆能為之，卒莫辨也。有好潔之癖，任太常博士，奉祀太廟，乃洗去祭服，藻火坐，是被黜。然

亦半出不情。其知漣水軍，曰：先公為漕使，每觀公牘，未嘗滌手。余昆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為偽。宗室華源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驕之，大會賓客，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解衣袒臂，奉其酒饌，姬侍環柱，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於衆賓之間，乃知潔疾非天疾也。然人物標致可愛，故一時名士俱與之游，且作文亦狂恠，嘗作詩云：餒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不肖，露兄，故嘗叩之，乃曰：只是其露哥哥耳。

大觀中至禮部員外郎知淮軍卒。

寶晉集曰米芾字元章別號海嶽外史太原人。又正德居襄陽未幾家丹徒芾刻意文詞體製奇險特妙於翰墨畫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精裁鑿而風韻蕭遠趣尚高潔。

宋史載米友仁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初不恣與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遂字元暉元章當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畫山

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君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先堯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雖親舊間無緣得之衆嘲曰解作無根樹能描濛鴻雲如今供御也不肯與間人享年八十神明不衰無疾而逝。

米友仁常自稱家居道士

郝穆曰米氏父子本襄陽人而寓居江口嘗觀  
海嶽翁表吾鄉朱樂園先生墓云予昔居郡與  
先生游則海嶽又嘗寓蘇而其女因以嫁大姚  
村人此數文大姚江圖所由作也修宋史者直  
云吳人而後之論撰者遂以為吳縣人胥失之  
矣

格古要論曰朱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  
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略變又法自成一家  
烟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

紙不用膠礬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有用絹  
者

米友知友仁之弟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  
書碑及作大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受其小  
楷云每示簡可使令嗣書謂友知也

宋史載元章壻吳激字彥高建州人書得芾之  
筆意工詩能文尤長於樂府使金以知名留不  
遣授翰林侍制知深州卒有東山集十卷

容齋筆記曰先君在燕山赴張總侍御家燕集

出侍兒佐酒中有一人意狀摧抑叩其故乃宣  
和殿小官姬也坐客翰林直學士吳激賦長短  
句紀之聞者揮涕其詞曰南朝千古傷心地還  
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  
相遇仙姿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濕淚  
同是天涯激字彥高元章壻也

江都陸弼吳董習遠校定

米襄陽志林卷第一

米襄陽志林卷第二

明 禾起 范明泰 長康編

恩遇

皇祐二年正月十七日詔米芾以黃庭小楷作  
小字千字文

米元章為書學博士一日上幸後苑春物韶美  
儀衛嚴整遠召芾至出烏絲欄一軸宣詔曰知  
卿能大書為朕竟此軸芾拜舞訖即縮袖執筆  
伸卷神韻可觀大書二十言以進曰日昃九天

開雲蒸步起雷不知天迤遠親見玉皇來上大  
喜錫賚甚渥或問之荅云初叩軒陛閣門臣僚  
以笏引之升殿此上天梯也

一日上與蔡京論書尺幅召芾至令書一大屏  
顧左右宣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  
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  
堪復以進御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芾舞蹈  
以謝即抱負趨出餘墨濡漬袍袖而喜見顏色  
上顧謂蔡京曰顛名不虛得也京奏曰芾人品

誠高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為書畫學博士賜對便殿既退賜御書畫  
扇各二擢禮部員外郎

徽宗聞宋元章有字學一日于瑤林殿張絹圖  
方廣二丈許設瑪瑙硯李廷珪墨牙管筆金硯  
匣玉鎮紙水滴召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舟  
道相伴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  
筆如雲龍飛動聞上在簾下回顧抗聲曰奇絕  
陛下大喜盡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



學博士

一日崇政殿對事畢手執札子上顧視令留椅子下米乃顧集殿云皇帝呼內侍要唾壺閣門彈奏上云俊人不可以禮法拘

海岳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海岳各以真人對曰蔡京不得筆蔡卞得筆而乏逸韻蔡襄勒字沈遠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曰卿書何如曰臣書刷字

思陵御劄聞知會稽縣向子固有褚遂良所臨蘭亭序後有米芾題識卿可取來欲一閱之十四日付孟庾

高宗翰墨志云世謂羊欣書如婢作夫人舉止羞澁不堪位置而米芾喜效其體聞薛紹彭嘗戲米曰公効羊欣而評者以婢比欣公豈俗所謂重儻者耶

寧三寺有米南宮書壁高宗嘗欲取去有狀免不曾移徙

思陵曰芾得能書之名似無負于海內然於楷

書篆隸不甚工。惟於行草誠入能品。以芾收六朝翰墨。副在筆端。故沉著痛快。如乘駿馬。進退裕如。不煩鞭勒。無不當人意。然喜效其法者。不過得其外貌。高視濶步。氣韻軒昂。殊未究其中本。六朝妙處。醞釀風骨。自然超逸也。昔人謂支遁道人愛馬不韻。支曰。貧道特愛其神駿耳。余於芾字亦然。又芾之詩文。無踏襲出風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凌雲之氣。覽者當自得。思陵稱北宋時。惟朱襄陽薛河東得晉人法書。

遺意

崇寧三年甲子六月制詔。今四方承平。百揆時叙。小大之政畢舉。增光繼志。曠古絕無。獨書畫之學。未有高世絕人之風。殆勸勵之不至也。其議投試簡拔之法。著為律令。建官養核。庶幾異時彬。者有紀焉。是時元章名能書。適官太常。獨膺簡在。遂除書畫兩學博士。奉詔作黃庭小楷。旋加褒羨。繼進所藏法書名畫。皆不下一品。優詔答之。賜白金緡錢甚腴。

徽廟時民間競以前代筆蹟來上華於祕府號  
宣和御覽幾百帙時詔丞相太師趙國公跋尾  
元章亦被旨縉紳以為榮遇  
芾曾被名書屏風數日賜銀十八笏芾對中使  
言曰且告奏知知臣莫如君臣自知甚明如此  
者再四上聞大笑蓋十八笏九百兩也  
徽宗嘗命米芾以兩韻詩草書御屏次韻乃押  
中字行筆自上至下其直如綫上稱賞曰名下  
無虛士以下寶顏堂補

米嘗謁見宋帝於宣和殿帝乃從容顧芾問曰  
聞卿復工畫然乎否乎芾適置其子友仁所筆  
楚山清曉圖在懷袖間因即出以獻御覽大稱  
旨偶善

米芾元章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  
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  
古徽宗潛立於屏風後聞之不覺步出縱觀歎  
賞

越州李大觀校

米襄陽志林卷第三

明 朱 罷 范明泰 長康編

顛絕

元章一帖云承借剝員其人不知自稱曰張大  
伯是何老物輒欲為人父之兄若為大叔猶之  
可也豈非以文滑稽者耶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不  
欲置從者之手恐為所浣既坐輜為頂蓋所礙  
遂撤去露帽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泥以道以

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到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車入京，故以道為戲。

未少時，作邑遣吏捕蝗鄰邑，移文責之，謂吏驅蝗入境。未大書牒背遣之云：「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若是敝邑遣去，須煩貴縣發來。聞者莫不大噱。」

未知無為軍見州廨，立石甚奇。余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畢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為笑。」或

詰帝曰：「誠有否？」帝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子瞻在維揚，設客十餘人，皆天下士。朱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立自贊曰：「世人皆以朱為顛，願質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未嘗作詩云：「飯白雲，留子茶，甘露有兄人。問露兄故實，乃曰：『只是甘露哥耳。』」

帝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畧帖示之。元章驚嘆，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撻船舷。

欲墮。攸遂與之。

米好奇怪。當平世。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子詔之子也。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一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南宮嘗大字書曰。若有瀑布詩。古今賽不得。最好是一條界破青山色。人固已怪之。其後自題云。蘇子瞻曰。此是白樂天奴子詩。見者莫不大

笑之。

芾崇寧初為江淮制置發運司。勾當直達綱運。置司真州大漕。張勵深道見其漫然玩世。不能俯仰順時。深不樂之。每加形跡。芾不能堪。會蔡元長拜相。芾知己也。走利僕懇於元長。乞於銜位中削去制置發運司五字。仍降旨請給序位。人從。並同監司元長悉從之。遣僕持勅命來。芾既得之。閉戶自書新刺。凌晨拜命畢。呼殿徑入。抵張公之廳事。張驚愕莫測。及展刺。即均敵之。

禮始知所以既退憤然語坐客云米元章一生  
澄淡今日乃使著矣

米知無為軍每雨暘致禱設宴席於城隍祠東  
向坐神像側舉酒獻焉往獲應得新茶果輒  
以饋神令典客聲諾傳言以致之間有得緡錢  
於香案側若神勞之者嘗晨興呼醮門鼓吏曰  
夜來三更不聞鼓聲吏言有巨白蛇纏繞其鼓  
故不敢近米頷之叱吏去不復問故郡人疑其  
蟒精至今傳之又鑿墨池嘗治事池上鼉聲賒

人因取瓦書押字投之池由是鼉不鳴

米芾好古博雅世以其不羈士夫其目之曰米  
顛蔡魯公深喜之嘗為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  
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去一日以書抵公訴其流  
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  
遂畫一艇於行間魯公笑焉蔡係得是卷而截  
之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魯公洎執政  
自謂久任中外並被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  
皆用吏能為稱首無有以顛薦者世遂傳米老

辨顛帖

長沙之湘西有道林岳麓二寺名利也唐沈傳  
師有道林詩大字猶掌書牌截其寺中帝以一  
小閣貯之米元章為微官時游宦過其下艤舟  
湘江就寺主僧借觀一夕張帆携之遁去僧坐  
訟于官官為遣健步追取還世以為口實  
米老以書抵西府蔣穎叔云帝老矣先生勿恤  
浮議自薦之曰襄陽米芾在蘇軾黃庭堅之間  
自負其才不入黨與今老矣困於資格不幸且

死不一潤色皇猷黻皇度臣某實惜之願明天  
子去常裕料理之先生以為何如帝皇恐世又  
傳米老自薦帖

鉅鹿張熙德觀於華滋園

吳茫泊秀州郁嘉慶校



朱襄陽志林卷第四

明

朱艷

范明泰

長康編

潔癖

呂居仁云元章盥手以銀為斗置長栢俾奴僕  
執以瀉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  
都不用巾拭

世傳朱元章有潔疾初未詳其然後得一帖云  
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心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  
可穿以此得潔之理靴且屢洗其餘可知

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擇之曰既拂矣  
又去塵真吾壻也以女妻之

周仁熟與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  
殆天地秘藏待我而識之若曰公雖名博識所  
得之物真贗各半特善誇耳芾起取于筭周之  
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  
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  
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  
倨研汚矣不可用為公贈繼歸之竟不納又元

章嘗以端研呈于瞻子瞻故唾之因以為遺

朱元章閱書帖芾皇恐芾既幸稍出門似意無  
外却尚恐異日因見所知而有隱情不告者將  
遂得罪左右故有布露仰洗台聽芾平生喜書  
畫老親見聽直有不足至親授以首飾使購之  
嘗曰吾姓汝夢雙肉人手携一軸物自空下故  
芾每得一書初任客觀亦置于飯几亦升車手  
執之既窮其趣則以良日以紙鋪如書淨几上  
復用紙覆自紙間以皂莢灰水浸良久按覆紙

洗之上紙爛卽團以拂書塵垢一去然後覆書  
除背紙去手澤有不可除者則又加團洗潔白  
而後止親用乳香作糊於百幅紙中心取剪四  
邊多迹手有垢者而加背烏背訖卽覆以紙加  
糊置一室中或綾錦皆洗軸安訖亦洗加跋紙  
取跋紙如背紙土畢入一奩中非明窓淨几與  
見知客未嘗發每一發之文屏瑩玖紫墨錦綺  
粲然溢目卽以朱姓秘玩書印文其所謂書者  
皆非前所閱可比也亦非今好事者所多有也

今每示人者卽以朱姓清玩之印文以待暴不  
可告以情之客秘玩者實憇客以手指點衣袖  
卽拂之偶一及之必洗書如初紙素不可數洗  
必欲戲一觸之是毀書也樞密康功志東欲視  
而以情告見許遂敢出閱書之法洗二案相比  
帑以紙縑鋪訖濯手親取書于奩中鋪展以示  
客客拱而馮几案坐從容細閱帑趨走于前客  
云展帑展客云卷帑卷客擣案甚尊帑執事趨  
走甚卑舍伏執卑者止求不以手或衣振拂之

耳老母訓之不能改朋友誨之不能悛子弟諫  
之不能從惟蘇逖舉曰君異日常以此忤要官  
苟念要官可迁不可改心行年五十老倦則輸  
之御府必不在乙品公亦能屈意而一觀乎或  
於公齋或過敝齋得進退如禮雖同子弟雜觀  
可也倘公不欲屑屑徇一蒙鄙固陋之人則亦  
非敢曲煩台視而異日亦不敢受不告之罪苟  
皇恐載拜按秘說 王右軍初月尚書二帖  
王大令中秋帖 智永四帖 陶隱居朱陽帖

司空圖贈廣歌 懷素去夏帖 張長史秋深

帖 顏魯公朱巨川告 歐陽詢度尚庾亮二

帖 吳融博士帖 梁臨樂毅論 楊凝式畫

寢大仙二帖 唐模十七帖

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屋宇器具時滌  
之中帽稍有塵則滌之後加於頂

任太常博士時奉祠太廟廼洗去祭服藻火坐  
是被黜然亦半出不情知漣水日莊季裕之父

希甫為漣使每傳觀公牘未嘗滌手及季裕昆

弟訪之方受刺則已須盥矣以是知其矯宗室  
華原郡王仲御家多聲妓嘗欲驗之大會賓客  
獨設一榻待之使數卒鮮衣袒臂奉具酒饌姬  
侍環於他客杯盤狼籍久之亦自遷坐于衆賓  
之間迺知潔疾終非天性也

王淑民校

凌雲才高于崙同校

朱襄陽志林卷第五

明 木郡 范明泰 長康編

嗜好

元章守隄水地接虛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如  
以美石入翫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憲使因  
往廬馬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器邑付公那得  
終日弄石都不省錄那事朱趨前曰固也乃搯  
笏於左袖中取一石軟空璫璫峯巒洞穴皆具  
色極清潤宛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

愛楊殊不顧乃納之袖又出一石疊障層巒奇  
巧又勝又袖之袖最後出一石畫天劃神鏤之  
巧顧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  
我亦愛也即就米手攫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  
奪其所最惘然自失者累月屢以書請之竟不  
復得

聞蔚宗有褚河南所撫虞永興枕卧帖落筆精  
微僅如絲髮既存骨氣復有精神米見而愛之  
索寧問適其子長源於京口時蔚宗已下世米

從長源求此帖長源靳之曰惟得公陸探微師  
子乃可從之長源復靳曰此畫不足以當此帖  
更得公案上盈尺硃砂乃可又從之長源又靳  
之曰細思二物皆有愧於虞帖非得公頭不可  
米乃移書曰頃在揚州蔚宗待我甚厚亦以此  
帖追想筆法寫一通去較其所藏妙若刻楮不  
復能辨

僧教周有端州石屹起成山其襟受水可磨米  
後得之抱之眠三月屬子瞻為之銘

南宮稱法書曰墨王可謂極稱非右軍大令東  
武亭侯不足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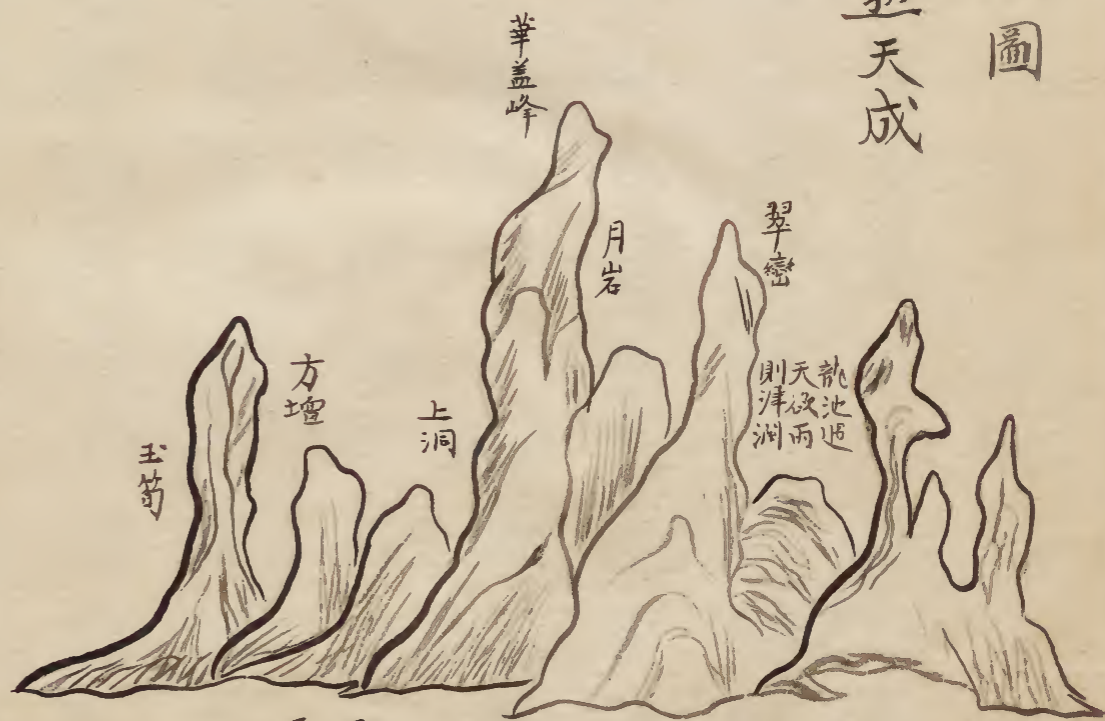
米嘗以九物換劉季孫子敬帖不獲其意歎然  
張芸叟作詩云請君出奇帖與此九物并今日  
投汴水明日到滄溟又有破紙博珠玉之句亦  
可謂膏肓於詩畫者。

米西清元暉謂其父所藏晉唐真蹟無日不展  
於儿上手不釋筆臨學之夜則以小笈寘枕傍  
每見古帖不論貨用以購之。

蔡條云李後主寶一研山徑長終踰咫尺前聳  
二十六峯皆大猶手指左右則引兩阜坡陀而  
中鑿為研及江南國破研山派在士人家為米  
老所得後米老之歸丹陽也將卜宅久弗就而  
蘇仲容學士之弟者才翁孫也號稱好事有井  
露寺下並江一地多群木蓋晉唐人所居時米  
欲得宅而蘇覲得研於是王彥昭侍郎兄弟共  
登北固為之和會蘇米竟相易研山藏蘇氏米  
幾月索入內禁兵元章仲義皆有詩

寶晉齋研山圖

不假雕琢渾然天成



滴水少許在池  
內徑句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仲美舊  
 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峰潤色衰書几  
 隱約煙朦朧嶢峩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  
 雲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  
 岷海波瀾偃仰蟠蛟龍生風雨儼若小林中  
 塵夢忽不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  
 常人同研山出層碧崢嶸實天工淋漓山上泉  
 滴瀝助蔓端揮成鷲世文立意皆達原江南秋  
 色起風遠洞庭寬佳々入佳趣揮灑出妙言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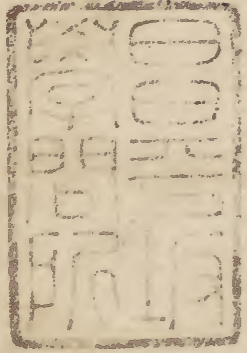


公珎此石莫與衆物肩何必嵩少隱可藏為地  
僊迹余亦有作云研山不復見成詩徒嘆息惟  
有玉蟾蜍向余頻淚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  
見每同交友性觀亦不出視紹彭公真恐人也  
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吾猶秀蕙當不  
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既望襄陽朱芾書余二  
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胡孟思書文  
後携至吳興燬於兵燹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  
於此

米老酷嗜書畫嘗從人情古書畫臨榻竟併以  
真贗本歸之俾之自擇而莫能辨也巧偷豪奪  
故所得為多

沈師昌仲貞校

茂苑劉廣劉應同校



癸丑孟秋新写一校

林学

